

“解手”的历史语言探释

侯 博

(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南京分院,江苏 南京 210019)

[摘 要] 排便义“解手”的来源跟明清时期的移民传说无关,也非婉辞用法,而是在排便义“解”的双音化过程中,“溲”异写为“手”,即“解手”的语源可能来自于“解溲”,是一例语言通假现象。

[关键词] 解手;移民;解溲;通假

[中图分类号] H136.4

[文献标识码] A

[文章编号] 1674-117X(2015)02-0093-05

Historical Linguistic Analysis of “Jieshou”

HOU Bo

(Nanjing Branch of Jiangsu Union Vocational Technical Institute, Nanjing, 210019, China)

Abstract: The origin of the phrase “Jieshou(解手)”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legend of the immigrant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, nor is it derived from a euphemism. Thus “sou(溲)” is a different writing as “shou(手)”. The language source of “Jieshou(解手)”, as Interchangeable word, may be come from “Jiesou(解溲)”.

Key words: Jieshou; immigrants; Jiesou; Interchangeable

“解手”一词在现代汉语中流行甚广,据刘淑萍《“解手”的起源》统计,在全国流行“解手”一词的省区有:四川、湖北、山西、山东、河南、安徽等省,此外,在北京、邯郸、呼和浩特、齐齐哈尔、锦州、哈尔滨、西安、西宁、重庆、贵阳、徐州、崇明等地,也都有这个用法。^[1]在普通话中,“解手”在一些公共场合可做“排泄”的婉辞来使用,在某些方言中,“解手”就是“排泄”的日常代称,是其基本方言词。“解手”一词在通行的各种词典上释义基本相同,就是指排泄大小便,但对它的来源却未见任何说明。

一 有关“解手”来源的历史传说

关于“解手”的传说遍及全国各地,在民间流传的也有诸多版本,其中有两种历史传说影响较大,

流传范围也较广。

1. 明初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

近些年来,所谓明代洪洞大槐树移民捆绑押送说,以及“解手”一词来源于明代洪洞大槐树移民说,不仅出现在有关洪洞大槐树移民的撰著里,还见之于报端,闻之于讲解员解说与电台广播。

明初以前,由于长期战乱,南方各地百姓多逃往相对安稳的山西,这就使江南缺乏劳动力,而山西人口过分稠密。明太祖即位后,为尽快恢复南方生产,巩固政权,遂下令逃走的百姓回到南方。在洪武、永乐年间,明朝政府要求人民强制性回迁,将他们集中于平阳府洪洞县大槐树下。从山西到江南路途遥远,朝廷担心移民不肯返回,便派人强行押送,还用一根绳子把他们的手捆住,一个连一个

收稿日期: 2014-04-10

作者简介: 侯 博(1983-),男,山西临汾人,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讲师,硕士研究生,研究方向为理论语言学。

鱼贯而行。在漫长的步行中,若途中有人大小便,就说:“请大人把我的手解开,我要大便(或小便)”。说得多了,就简化为给我解开手,再后来干脆简化为“解手”。由此,解手就成为大小便的代名词。^[2]

2. 清初“湖广填四川”说

在四川的民间传说中,“解手”更是妇孺皆知的故事。只不过,它换为发生于清代的事情了。早在抗战时期,寓居四川的史学大师顾颉刚先生就曾经以杂记的形式,对流传于该地的“解手”一词的含义和来历做过一番考证,并把它同清初政府强迫移民联系在一起:俗谓洩溺为“解手”。初不明其义,及入四川,乃知明末蜀人未遭张献忠屠戮者仅得十之一二,膏沃之地尽化草莱。故清初政府强迫移民,先以湖广之民填四川,继以江西之民填湖广。当移民之际,悉系其手,牵之而行,若今日之拉壮丁然。被移者内急,辄请于解差曰:“解手!”遂相承以解手作便溺之代称,流传外方,莫诘其义。对于顾先生的说法,有不少学者附和。^[1]

上述两种历史传说都把“解手”的发端与移民联系在一起,并将“解手”的释义与押送犯人联系在一起,只是发生时代与地点各异而已。据陈世松和马怀云所做的历史考查,^[2]发现明初洪武时期山西和湖广一带确曾有过几次大规模的移民。落叶归根是中国人固有的恋乡情结,这是人性的自然流露,但是将这种恋乡情结曲解为移民对政府的悲愤控诉,甚至于将远迁作为捆绑押送的依据,则有附会之嫌。之所以会有此类附会,是因为缺少对语言现象的科学认知。如果从语言学的立场来分析,则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。

二 “解手”的语言学阐释

顾劲松对“解手”的来源作了较详尽的梳理,将其概括为三种论点:移民说、音讹说、双音说,并对以上三种观点进行驳论“纠谬”。他认为解手的排便是由唐宋时期解手的解决义引申发展而来,是一种婉辞用法。^[3]若将顾劲松的观点姑且称之为“婉辞引申说”,加上之前的三种学说都是对“解手”来源的有益解读,在其自身的理论基础之上

都有合理之处,但我们通过对历史语料的统计对比发现了一些现象,并借助认知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的相关理论,对“解手”的来源可做进一步探讨。

1. “解”字释义

《说文解字》:“解,判也,从刀判牛角,会意”,又“判,分也,从刀半声”,^[4]可见“解”的初始义应为“分解”。《庄子·养生主》:“庖丁为文惠君解牛”,解即为剖开,分割之义。《辞源》中列举了“解”的八个引申义项:(1)分散、分裂;(2)解开、消散;(3)脱去、排除;(4)分析、解释;(5)晓悟、理解;(6)懂得、知道;(7)通达;(8)排泄。^[5]这九个义项可合并为三个义位:(1)(2)(3)可归并为“分离”义;(4)(5)(6)可归并为“领悟”义;(7)(8)可归并为“疏通”义。

2. “解手”释义

据《辞源》,解手作为复合词使用始于唐代前后,意为“分手、离别”,如唐韩愈《祭河南张署员外文》:“两都相望,于别何有?解手背面,遂十一年,君出我入,如相避然”。第二个义项是“解除危难”,如南朝沈约《宋书·庾仲远传》:“庾仲远乃当送至新林,见缚束,犹未得解手”。第三个义项才是“大小便”,较早的书面文献记载于《京本通俗小说·错斩崔宁》:“叙了些寒温,魏生起身去解手”。^[5]

3. “解手”的语源探释

(1) 同义词族的语料统计

现代语言学认为语言符号之间不是一盘散沙,而是有组织、有条理的系统。以词汇系统来说,每个词并不是孤立的个体单位,例如凭借语义的相似关系自然聚合在一起的群体就是同义词族,每一个词的语义变化都会引起词族的系统化调整。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统计方法将会彰显语言研究的科学性与客观性,可避免传统语源学的主观化倾向。

据查阅,按历史的先后顺序,“解手”的同义词族有:如厕;洩,洩溺,洩便,前洩,后洩;大便,小便,便利,便旋,便溺;解,大解,小解,解洩。

上述以“洩、便、解”为中心词素的复合词多有动词和名词两种词性用法,动词用法大多先于名

词,本文仅研究动词性的用法。以上述同义词族为主题词,在北大 CCL 语料库检索系统的古代汉语语料库中进行检索,并对所得语料进行筛选和统计分析,数据如表 1:

表 1 中国各朝代“解手”的同义词统计表

朝代	春秋	(西、东)汉	六朝	唐	(北、南)宋	元	明	清	民国
如厕	1	5	8	5	24	0	11	14	25
洩(前洩、后洩、洩溺、洩便)	1	10	2	8	11	2	2	18	7
便(便溺、大便、小便)	0	2	5	12	4	0	14	38	33
解(大解、小解、解洩)	0	0	0	0	1	2	14	84	25
解手	0	0	0	0	1(?)	0	33	47	14

(2) 移民说的时代错位

“解手”的最早文字记载见于《京本通俗小说·错斩崔宁》,在语料库中该条语例的年代出处被标注为“北宋”,但目前多数学者倾向认为该书是元代结集的话本集,成书时间应在元代后期或末期,^[3]抛开争议不论,可以确定的是“解手”表示排便义迟至元代已是事实。虽然学界有“例不十,法不立”的陈规,无奈受限于语料数量,明代之前的文字记载仅见一例,但可以想象当“解手”以书面语形式出现的时候,其在口语中的用例应当不止十例。至此,所谓明初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和清初“湖广填四川”两种传说在发生时代上出现错位,其立论在语言现实面前便不攻自破。

(3) 婉辞说存疑

顾劲松认为解手的排便义是由解手的固有解诀义引申而来。但因缺少语料的历史过程性实证,推测成分较多。至于所谓婉辞用法,排便的婉辞古有如厕、更衣、净手,后有出恭,同义用法已经很多,如为婉辞而引申,理由牵强。

(4) 双音说的合理性

杨琳认为“解手”由排便义的“解”双音化发展而来。^[6]但顾劲松指出在排便义“解手”出现之前,用以表示排便的双音词业已存在,这些双音词足以在日常生活中称说排便,认为排便义“解”双音化没有必然性。^[3]我们认为顾劲松的结论过于武断,因为纵览整个“排便义”词族,不难发现以双音词居多,其中以“洩”和“便”为核心词素的词群发生双音化早于汉朝,而以“解”为核心词素的词群的双音化晚于宋元,是时汉语词汇的双音化已然大势所

趋。纵观汉语史,汉语词汇的双音化肇始于先秦以远,迁延至从上古汉语到中古汉语转型期的东汉朝,滥觞于唐宋之际,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白话及戏曲话本的繁荣。

(5) 音讹与通假

音讹说认为“解手”的“手”本字为“洩”,“洩”原意为浸、调合、淘洗,其声旁“叟”有“时久”的语义特征,加形旁“水”即意为在人或动物体内潴积并排泄出来的液体,所以洩即为小便义,亦可泛指大小便。“解”为“排泄”义,“解洩”就是排尿。之所以用“手”替代“洩”,是因为两字的上古音韵母相同、声母相近,加之“手”字写法比“洩”字简易,而且排便均需手的帮助,在道理上说得通,故而在宋元话本小说中将“解洩”讹误为“解手”。^[7]持此观点的学者是骆伟里。

顾劲松对此观点进行了驳斥,理由有二。一是讹误发生的时代错位,如果“解洩”讹误为“解手”,那么“解洩”至少应出现在宋元之前。但据语料检索,最早的书面记载见于清代,《隋唐演义》:“平常起来解洩,媳妇同两个丫头,搀半日还搀不起来”,且语料用例极少,这样的讹误发生不合逻辑。二是“洩”“手”二字在中古音系中分属尤韵审母和有韵书母,声母不同,且声调迥异,不能认定为语音相近。^[3]

下面我们通过语料的统计数据来分析。由统计表可以看到两个现象,一是“如厕、洩、便”的用例皆早于“解”,且在各朝代的用例都有连续性,而“解”的朝代用例缺少连续性;二是“解手”出现以后,“如厕”和“洩”的用例有明显减少。然而吊诡

的是“解手”在宋元之际仅见一例,但自明代以降用例却大幅增加。恐怕仅通过单一词项的历史横向对比很难探明缘由,但如果仔细梳理整个词族的历史纵向演变就能勾连出一些线索,这条线索就是:前后洩(大小洩)——大小便——大小解(解大小手)。在《史记·扁鹊苍公列传》中谈到各种疾病时,有“令人不得前后洩”“难于大小洩”。司马贞《索隐》解释说:“前洩谓小便,后洩谓大便”。《元话本选集·陈御史巧勘金钗钗》:“一日挑了油担出门,中途因里急走上茅厕大解”,大解即大便。《元话本选集·蒋兴哥重会珍珠衫》:“到初四日早饭后,暖雪下楼小解,忽听得街上当当的敲响”,小解即小便。清小说《文明小史》:“刚才两块鱼已炸好了,谁想厨子出去解小手”。民国小说《雍正剑侠图》:“解大手、解小手,旁边有净桶”。在现代汉语中常说的“解大手、解小手”意即大小便。至此我们可以看出“排泄义”词族的历史衍变的连续性就体现在这条词语线索上。“解手”和“解大小手”之“手”,有可能是古代“洩”字的同音异写,是一种简写与俗写。汉字词汇中的这种简写与俗写,是汉语史演变中的普遍现象。或许正因为是一种俗写,所以在历代文献中很难见到较多的语言材料。

另据吴泽顺指出通假与音讹的关系难辨。通假是本有其字不用,而另借一个音同或音近的字来表示其义。通假以同音字为主,至少要求音近。音讹是因为实际语言中的某一词语发生了音转,记录者就按当时的实际语音书写,故发生音讹的起点和终点可能距离较大。从发生学的角度看,通假的产生是在共时平面的,最初可能是某个人将某字写成了另一个音同或音近的字,带有一定的偶然性;而音讹的产生是历时的,反映了某一时期的一群人将某字读成了另一个不同的音。所以古代的文献学家对这类字解释时只用“音讹”或“语讹”,而不用“通假”。^[8]据以上论述,我们认为“洩”通假为“手”可能更接近语言事实,而非音讹。

至于“洩”“手”是否语音相近,骆伟里依据的是上古音系,而顾劲松依据的是中古音系,据上文分析,如果“手”确是“洩”的通假,那么发生时期应在宋元之际,所以依据中古音系更为合理。以上分

析结论仅局限在共时平面,如果把分析面扩展到中原官话以外的其他方言区,并佐以历史语音演变,我们会发现审母和书母有合流的迹象。如在现代汉语的北方官话、西南官话及江淮官话音系中,“手”的发音如表2:^[9]

表2 “手”的几个方言点的发音

方言点	太原	汉口	成都	南昌	扬州
手	^c sou	^c sou	^c səu	^c səu	^c sɿu

在以上五个方言点中,“手”的声母都与“洩”相同,这或许能为“洩”的通假提供一些佐证。

4. “解手”的语义取象

骆伟里及杨琳都认为“解手”的“解”本是排泄义。此义最初以中医术语始见,中医称汗出病除为解,即排汗义,东汉王充《论衡·寒温》:“人中于寒,饮药行解,所苦稍衰”。后世常用的排便义,疑至宋代才出现,南宋周密《齐东野语》卷十四《食牛报》:“昔年疾伤寒,旬馀不解”,大约与“解手”的用例时期同步,所以“解手”的排便义应由“解”的固有排泄义引申而来。我们认为对“解手”的义项分析应基于“解”的原有语义。分手义项是“解”的分离义的隐喻引申用法,取喻于意象图示“手被分开”,即现实经验中的握手告别;解除危险的义项是“解”的排除义的转喻引申用法,取喻于意象图示“解除束缚”,在现实经验中手被束缚捆绑即为陷入危难。同理,排泄义项应是“解”的固有生理疏通义的隐喻引申用法。但是问题在于无法将其取譬于某一个意象图示,引申后的意象与原图示不符,即便将该引申义赋予词素“解”之上,但无法为词素“手”找到合理的语义佐证,因此需要从语义认知角度为“手”的出现提供理据。我们可以构拟出这样一种意象图示,即在大小便行为动作的过程中,都需要双手来做为辅助工具参与其中,或宽衣解带,或辅助排泄等,那么“手”就做为工具格的语义角色,同动词“解”(排泄)共同构成了一个语义结构,这样的分析也许是一种较为合理的解释。

5. “解手”的流传途径构拟

目前解手的流行看似遍布于中国的大江南北,但如果将文章伊始所提及的省份和城市对照于现

代汉语方言地图,不难发现“解手”的使用主要分布于官话方言区。“解手”的发源地可能在中原官话区,因为这带地区也是话本戏曲繁荣的腹地。假设以当时的汴洛(今河南开封、洛阳一带)地区作为词汇的变异源点,那么根据王士元先生提出的“词汇扩散理论”,^[10]变异词从源点呈水波状向四周方言区扩散开去:东向至冀鲁官话区;西向至山西、陕西一带;北向北京官话区,再至东北官话区;南向分为两支,一支东南向至江淮官话区,另一支西南向至西南官话区,这样就几乎覆盖了全国所有的官话方言地区,“解手”一词也就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扩散,造成了流行于大江南北的语言现实。

本文从历史与语言两个维度对“解手”的来源进行了辨析。历史总是与传说裹挟在一起,由此造成了真实与假象的纠结难辨。传说属于民俗文化范畴,不必也无须辨其真伪;而作为历史,则十分有必要考据真相。在近代中原官话区一带,“洩”“手”同音,进而将历史上的“解洩”与“解手”混同,这是第一层误会;再将“解手”作直观意象图解为“把捆绑的手解开”,并附会到民间流行的传说中,这是第二层误会;最后又将民间传说附会到历史上确有其事的移民事件中,并进行了曲解,这是第三层误会。这三度误会造成了对历史真相的深度误解。如果我们能科学的进行历史语言学分析,就能拨开历史传说的疑云,还原语言事实。我们通过对“解手”同义词族的语料进行统计分析,指出了“解”在双音化的过程中,可能将“洩”异写为“手”,

并对“解洩”通假为“解手”做了可能性论证。当然,语言事实的还原需要对语言材料进行层层筛选与辨别,也许在将来随着更多语言材料的发现,会对“解手”的来源研究得出更科学的结论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陈世松.“解手”的传说与明清“湖广填四川”[J]. 中华文化论坛,2003(3).
- [2] 马怀云. 明初洪洞移民捆绑押解辨析[J]. 商丘师范学院,2006(4).
- [3] 顾劲松.“解手”来源纠谬[J]. 常熟理工学院学报,2011(1).
- [4] 许 慎. 说文解字[M]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1:164.
- [5]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. 辞源[M]. 北京:商务印书馆,1983:701.
- [6] 杨 琳.“解手”与“胡豆”释名[J]. 辞书研究,2001(1).
- [7] 骆伟里.“解手”来源之我见[J]. 咬文嚼字,1997(5).
- [8] 吴泽顺. 论历史文献中的音讹现象[J]. 励耘学刊,2011(2).
- [9] 北京大学中文系. 汉语方音字汇[M]. 北京:文字改革出版社,1964.
- [10] 王士元. 王士元语言学论文集[M]. 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02:62.

责任编辑:李 珂